

忠

LOYALTY THE VEXING VIRTUE

任何财富都无法与忠诚的灵魂相媲美

[美] 艾瑞克·费尔滕(Eric Felten)◎著

周芳芳◎译

诚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忠诚 LOYALTY

THE VEXING VIRTUE

[美] 艾瑞克·费尔滕(Eric Felten) 著 周芳芳 译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忠诚 / (美) 费尔滕著; 周芳芳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8

书名原文: Loyalty: The Vexing Virtue

ISBN 978-7-5086-3421-0

I. 忠… II. ①费… ②周… III. 诚实—研究 IV. 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4935 号

Loyalty : The Vexing Virtue by Eric Felten

Copyright © 2011 by Eric Felt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忠诚

ZHONGCHENG

著 者: [美] 艾瑞克·费尔滕

译 者: 周芳芳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2-16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421-0 / F · 2669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要忠诚。”《时尚先生》(*Esquire*) 杂志如是说。这本杂志有一期给出了一系列和实用美德相关的建议——“男人应该掌握的 75 项技能”。该杂志刊登的内容多数是一些琐碎的小事——人们如何打蝴蝶结，在野外露营如何生火，踢足球时如何踢出弧线球。但有一种技能，不仅被认为是一种生活技能，同时也因为其在本质上和道德有关而脱颖而出，它就是忠诚。这本杂志宣称，忠诚“传播无私，人们对其不抱期望，却能得到最大的回报”。

这些技能中大多是关于守旧派的生活技能的，比如说打蝴蝶结领结，但把忠诚放在这里，并没

有错。现代社会中，像这样的传统美德几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并不是最早有这样想法的人。忠诚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19 世纪晚期，爱尔兰的小说家、议会议员贾斯汀·麦卡锡（Justin McCarthy）就曾写过：“传统的、忠诚的奉献精神已经无迹可循，忠诚的品质已经消失，它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如果你想要……你可以赋诗一首，哀悼它的消亡。”他确信，忠诚“既不可能再生，也不可能恢复”。几百年以前，莎士比亚曾给我们描绘过这样一幅图画，一个忠诚的仆人一直陪着他的主人：“我愿意忠心地跟着您，直至最后一口气。”即使在那个时代，这个仆人也被认为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存在：

在你身上多么明白地表现出古时那种义胆侠肠，

不是为了报酬，

只是为了尽职而流着血汗！

你太不合时宜了；

现在的人们努力工作，只是为着早日高升。

13 世纪也曾出现过同样的抱怨，法国诗人吕特伯夫愤怒地指出，他同时代的人们和过去罗兰时代意志坚定的英雄不一样了。“忠诚已经消亡了。”他在《君士坦丁堡哀歌行》中写道。公元前 2 世纪，当古罗马剧作家特伦斯想要描述一个人的忠诚时，他会称这样的人为“一个拥有古老美德的人”。因此，一个愤世嫉俗的拉丁学者写出了这样一条格言，认为“各个时代都有忠

诚，但它最终只属于古代”。

在我们现在这个无根的时代，似乎的确没有适合忠诚生长的特殊环境。我们漠然地游走在各地，人与人之间的友谊自然也就淡薄了，来得快，去得也快。在脸谱网（Facebook）交友普及的时代，友谊变成了一种轻易可以获得的交易，一种可以随便互惠的商业活动（如果你加我为好友，我就加你为好友），又会有什么样的真诚存在呢？通过网络途径而不是长期相处形成的友谊，几乎没有任何无私奉献、彼此忠诚的品质可言。

忠诚与可靠性密切相关，但我们的时代却是一个不可靠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关系就像抵押债券一样，非常不可靠。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庞氏骗局欺骗了多少“朋友”呢？现代的人们经常焦虑、烦躁，这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身处逆境时，担忧自己无人可以求助和依靠而心情沮丧呢。

为什么要歌颂忠诚

如果忠诚真如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已经过时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直歌颂它呢？这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绝大多数重要的事情都离不开忠诚，这些事情构成了我们的生存价值。没有忠诚，就没有爱；没有忠诚，家庭就会支离破碎；没有忠诚，友谊也不会持久；没有忠诚，就不会有对社会、对国家的奉献精神。而没有了上述的这些，整个人类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如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所说的，不管在哪里，“立刻从忠诚沦

丧的地方逃离出来。你可能可以挽救你自己，但你无法挽救整个社会，太晚了，在劫难逃”。

相比之下，忠诚力量强大，而且充满了韧性。当波尼王子查理在詹姆士起义失败后，在苏格兰境内流亡期间，“他不得不相信他 50 多个随从的忠心，”托拜厄斯·斯莫利特在续编大卫·休谟的《英国历史》一书中写道，“这些随从中的许多人都出身贫寒，他们知道，捉拿他的赏金高达 3 万英镑；只要告发他们的主人，背叛他，他们就可以得到大笔财富，但他们不屑用这种可耻的方式获得财富，而是无视自身丧命的危险，依然用极大的热忱和忠诚，服侍他们的主人。”于是，这个王子成功逃脱了。

用生命来诠释忠诚似乎有些极端了，但这也只是程度的问题。检验忠诚的事例通常都是最严苛的，这样的事例通常也证明了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信守忠诚。《圣经》中对忠诚的经典事例——即约伯记——是在一个人具有忠诚的品质时，他可以承担多大程度的不幸。约伯通过了考验，即使是在万念俱灰的时候，他也赞美上帝，但事情的关键在于，在面临毁灭和绝望时，唯一检验忠诚的真正标准就是忠贞诚实。“忠诚，”英国作家 G·K·切斯特顿沉思自语说，“只有在不幸时才会体现出来。”而美国哲学家乔塞亚·罗伊斯也说，忠诚是“人性最明显、最真实的体现，但如果没有处于逆境中，忠诚永远也不会达到最高水平”。

我们可能会希望能够依靠自己的朋友，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佳时间。正如爵士乐坛天后级巨星比利·霍利迪唱的那样，金钱可以吸引来

很多朋友，但当金钱用光时，朋友就和金钱一起消失了。这也就是说，这样的朋友自始至终都不是真正的朋友，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但却经常发生，当一个人身处逆境，最需要朋友提供帮助时，往往找不到他们了。

然而，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我们真的可以找到可以依赖的朋友、家人和爱人，这些人值得我们信任。如果没有信任，上述哪一种关系都不会存在。因为信任，我们会放下我们的戒心和防御心理，愿意和他们分享，也许不是全部，但至少可以分享一些无须保密的想法，这也许不能定义友谊是什么，但却是构成友谊不可或缺的、当之无愧的基本要素。如果你无法相信某个熟悉的人，无法对他打开心扉，你们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当你与别人相处时，信任有时更为重要。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解释为什么说生活的本质状态是“孤独、贫穷、卑贱、粗野和短暂”时说，即使在一个发达国家，我们晚上也会锁门，甚至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柜子（是指他那个时代的保险箱）上锁。我们不得不保护我们自己。然而各种关系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淡化了生活卑贱、粗野的本质状态，我们也没必要总是用层层锁保护自己。如果旁边睡着一个自己不信任的人，怀疑他随时会像强盗一样劫掠自己，给自己带来伤害，没有人会安然入睡，一夜好眠。信任是打开一切枷锁的钥匙，而忠诚则是一种值得信任的美德。

虽然有时我们会因遭遇忠诚危机而心生绝望，但我们依然要赞美忠诚。也许，正是因为忠诚的稀有，才使得我们更加珍惜它。相较而言，背叛却成

了司空见惯的行为。小到泄密（泄露朋友告诉你的希望你保守的秘密），大到通敌（叛国），各种各样的背叛比比皆是，例如丈夫在和自己的情人逃跑时，卷走了和妻子联名账户上的所有存款；再比如，亲如兄弟的朋友间达成的口头商业协议，最后却说没有合法的合同而不履行协议等。背叛如此常见，部分是因为对背叛者来说，不忠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有一个随从出卖波尼王子查理，他就会被抓到。也许忠诚看起来稀缺并不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找到它，而是因为即使只有一个人背叛，那么其他 49 人的忠诚跟随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虽然背叛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但不管我们遭遇过多少背叛，每次经历时，我们都会痛苦不堪。

意大利诗人但丁最痛恨背叛之人，认为背叛是最可鄙的罪行。在《神曲》的第一部《地狱篇》中，但丁带领我们游历了各层地狱，每往下一层，都比上一层更加恐怖，更加难以忍受。在穿越了沙漠、沼泽、热风、地狱烈火、血湖后，我们最终来到了第九层，在这里，你会发现最严厉的酷刑。地狱的最后一层是为那些最不可饶恕的罪人——背叛忠诚的人——准备的，这些人背叛家人、背叛国家、背叛客人和朋友，一个比一个糟糕。在第九层，在离地狱底部很近的地方，寒冰覆盖，显得阴森恐怖，这是为像犹大这样的背叛者准备的，他背叛了他的恩人——耶稣。再往下是地狱的正中心，这里是有三个头的撒旦待的地方，三个头上都有尖利的牙齿，尖刀般锋利的牙齿分别叨咬着三个罪大恶极的背叛者：谋杀古罗马皇帝恺撒的叛徒布鲁图和卡

西乌斯，以及出卖耶稣的犹大。

忠诚让人陷入矛盾重重的困境

不管我们多么憎恨背叛，多么看重我们和朋友及我们所爱之人之间关系的忠诚度，忠诚这一美德依然有着自身的缺陷：我们的各种忠诚总是令人绝望地交织在一起，总是需要妥协和牺牲某种忠诚。即使我们想要维持忠诚，我们也无法逃避分裂的忠诚所带来的相互矛盾的要求。有时我们对不同人的忠诚可能会发生矛盾；我们对家人的忠诚可能会和对朋友的忠诚之间产生矛盾；个人的忠诚与对国家的忠诚产生矛盾；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时我们对朋友的义气，往往会违背事实，与真理背道而驰。

你可以忠于朋友，忠于家人，忠于你的祖国，你也可以忠于某个原则或者自己的理想，你也可以对上帝表达你的忠诚，但你能够同时忠于上述的一切吗？你可以试试。

不同的忠诚发生冲突时，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些冲突，但却无法完全消除它们。如果你有很多朋友，朋友之间存在矛盾就在所难免，那么，你就不可能同时对所有人忠诚，总会有这个人或那个人让你违背忠诚的原则。当对某个朋友的忠诚承诺与自己的原则或者事实相抵触时，矛盾就产生了。如果所有激发忠诚、把忠诚放在首位的一切美好品性都是脆弱且不堪一击的，那么朋友间的忠诚又会怎样呢？如果一个在过去非常值得尊敬的朋友，突然间他的行为违背了某个需要忠诚的理想，又会

如何呢？举例来说，当我们的一位挚友开始背叛他的妻子或者开始偷税漏税时，我们还要支持他吗？当我们的处世原则和信念发生了变化，而某些人依然故我，与他们维持既往的关系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困难了，我们要怎样做呢？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混乱的事实，总是干扰我们的道德标准和判断。在提到忠诚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家庭一直以来就被看做是培养忠诚品质的摇篮。在家庭关系中，我们学会了忠诚，履行承诺，这种道德力量让我们能够对朋友守信，对社会、对国家忠诚，并坚持真理。当家庭忠诚和其他必须要履行的责任相互冲突时，对家庭的忠诚会占得上风，关于这一点一直存在着争议。法国小说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1957年，有人逼迫他歌颂一群参加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人，这群人将在一家咖啡馆里引爆炸弹。加缪拒绝了，而且他还告发了这次恐怖行动，因为他认为爆炸“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会袭击我的母亲和家人”。他对家庭的忠诚，教会了他要忠于祖国，但前提是要保证家人的安全。他的这种核心道德显示出了巨大的道德力量，这挽救了加缪，让他免于陷入所谓的大众普遍认可的那种为暴力辩护的抽象道德。“我坚信正义的存在，”加缪说，“但相信正义前，我会保护我的母亲。”

由此看来，残忍的极权主义者把家庭看做是他们野心的最大威胁也不足为奇。纳粹曾竭力想办法瓦解家庭的纽带，取而代之把国家作为人民效忠的唯一目标。一定要警惕任何以“正义”为名义，命令你抛弃你的老祖母的行为。

如果你只看重对家庭的忠诚，而拒绝对其他任何事情作出承诺、奉献忠诚，或者彻底藐视一切正义公理，那么你正处于一个功能失调的、极端排外的社会中。许多地方都已经被这种黑手党文化侵蚀了，例如西西里岛。

对家庭的忠诚可能会导致我们背叛我们应该履行的一些重大职责。美国南北战争初期，联盟军中最出色的将军罗伯特·E·李就曾面临这样一种处境：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军人，应该忠心为国，但他的家人都生活在对立阵营的弗吉尼亚州，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最后，他选择了他的家庭，在给他姐姐的信中，他写道：“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爱国、对国家忠诚、履行我对国家的责任是我的职责和义务，但我不能够把武器对准我的亲人、我的孩子，以及我的家庭，我无法作出这样的决定。”

不能简单地将忠诚分成不同的等级，以轻易地找出解决这种处境方案。我们不能说，忠于原则就一定高于对人类的忠诚，反之亦然。我们也不能说，先家后国，对家人的忠诚一定要高于国家；也不能说，先国后家；我们不能说我们对朋友的义气高于一切。

也许，对这些棘手问题的回答与那些让我们纠结、崩溃的关系无关。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他人或者他们的要求和期望干扰、拖累。电影《在云端》(*Up in the Air*)中乔治·克鲁尼扮演的角色提倡一种自由自在的理想状态，他强烈反对因为他人施加的影响而让自己压力重重。忠诚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就在于，忠诚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安全防护网或者一艘救生船。在面对命运的变幻莫测时，朋友或者家人之间相互忠诚的纽带可以为

我们提供安全保障。不过，当我们敞开心扉去爱、架起友谊的桥梁时，我们也将自己置于巨大的风险中。我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其他人的命运联结在了一起，这大大增加了我们遭遇不幸的概率。同时，我们也把自己置于违背道德的风险中，我们很可能陷入是背叛朋友还是坚持原则的两难境地，这样的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多。这些可以给我们提供安全的关系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让人吃惊的附加风险。因此，有一些人——包括纯粹主义者坎贝和圣雄甘地——总是认为，最好不要与任何人结交朋友。那样，就不会因为朋友而做错事，同时也不会因为虚伪朋友的背叛而伤心失望。

关于忠诚，他们得出结论——即发誓摒弃世界上任何形式的友谊——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对此人们不应该感到奇怪。

即使各种各样的忠诚纽带没有如此混乱地交织在一起，忠诚仍然会让我们焦头烂额。当别人向我们保证忠于我们时，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无法给予完全的信任，多少都会有一点点的怀疑。当我们听到“政治上的效忠者”时，我们会怀疑，这指的是那些会效忠并认真履行对政党和候选人忠诚义务和责任的伟大人士吗？还是仅仅指那些为了获得胜利、实现自身政治目的、为所欲为、无视原则、信口雌黄的虚伪政客呢？

虽然忠诚是关系牢固的基本要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纯粹的美德。紧密的社会联系——以不愿意让任何落后的战友掉队为例——可以帮助部队打好每一仗。但是美军也知道，战士之间的忠诚也会导致他们包庇那些犯战争罪的战友。忠诚是最值得尊敬的美德，但显然这种美德也有着极大的

危险性。

冷战的辩护者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曾指出，“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否认，出于个人动机导致的犯罪行为是非常少的，多数十恶不赦的大屠杀都不是为了谋求私利，而是因为对不容违背的上帝或者某个君主、国家或者政治体系的效忠而导致的”。大公无私，拥有“超越自我的奉献”是道德体系的标准内容，但这却不一定总是值得的，尤其是当奉献的目标是一个卑鄙下流之辈时，“人类总是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各种各样好的、坏的，甚至是一些荒诞不经的理由，义无反顾”。

对许多人来讲，这是不可挽回的忠诚的堕落：当忠诚为罪恶护航、助纣为虐时，我们还能把这种忠诚看做一种美德吗？“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忠诚既包括效忠的行为，也包括忠诚的态度，但这并不能保证效忠行为和表达忠诚态度的理由是存在的”。反对忠诚的美国哲学家西蒙·凯勒写道。“这是一个错误，”他说，“重视忠诚，或者满足因忠诚而产生的所有要求，仅仅是因为忠诚。”阿道夫·希特勒就是一个杰出的忠诚倡导者，他命令每一个人对他的宣誓效忠。他的私人军队党卫军宣誓誓言“我的荣誉来自忠诚”，这一誓言被刻在了皮带扣上。“我们教导我们的党卫军战士们，在这个地球上，任何邪恶的事情都可以被宽恕，”法西斯战犯、历任纳粹党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说，“但唯有一件事，绝对不可以原谅，那就是对元首不忠。”这种忠诚会带来什么？（或者令人更痛苦的是，这种被歪曲的忠诚还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对于海因里希来说，忠诚的唯一证明就是“心甘情愿执行所有

的命令……即使其他人认为这些命令是不道德的，令人反感的”。如果忠诚善意的一面要取决于我们效忠的人或物时，我们怎样才能让忠诚依然是一种美德？

如果我们奉献忠诚的对象决定了忠诚的性质，那么我们就可以明智地选择我们效忠的对象。宣誓了效忠，却无法提前预知我们的忠心会把我们带向何种境地，是一件最令人崩溃的事情。在不知道忠诚会走向何方时，我们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渥西主教为亨利八世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一度站在了权力的顶峰，却没有料到当无力为亨利八世保驾护航时，所有一切都烟消云散了。随后他又被指控不忠，渥西主教彻底崩溃了。在临终时，他说道：“如果我效忠我的主，能够像效忠我的国王一样忠贞不贰、死心塌地，他绝对不会在我满头白发的时候弃我于不顾。”

如果某种忠诚的行为让我们产生了道德上的怀疑，说明事情还不算太糟，愚昧效忠的人通常都不是特别聪明。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忠诚的典范就是一匹名为拳击手的马，它虽然很强壮，但同时也笨得无可救药。拳击手勤勤恳恳地为那些猪工作，最终，它因为它的忠诚赢得了奖励，也就是美国记者、作家安伯罗斯·比尔斯在《讽刺家词典》(*The Cynic's Word Book*)一书中定义的美德，比尔斯在该书中预测，拳击手会被卖给屠宰场，它将会毫无怨言地、温驯地爬上屠宰场主人的马车。

在庆祝《动物庄园》出版 50 周年时，美国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拉塞

尔·贝克介绍该书时，形容拳击手“虽然忠诚，但也相当愚蠢”。我一直想知道，他所说的“虽然忠诚，但也相当愚蠢”到底蕴涵了什么意思。因为，在整个故事中，处处体现了这匹马的忠诚，但却没有哪个地方或者任何一种立场表明这匹马是愚蠢的——但他却把两者放到了一起。拳击手不仅是既忠诚又愚蠢的，而且它的愚蠢鼓励了它的忠诚——它“几乎从不问任何问题”。（根据庄园里掌权的猪们所制定的新规则，如果过多地提问题会被视为不忠诚的表现。）拳击手工作的方式也和大家完全不一样——这匹总是干重活的马的顽固、忠诚凸显了它的愚蠢。不管什么时候，当某件事好像错误时，拳击手就会不断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拿破仑总是对的。”拿破仑是庄园里一头猪的名字。拳击手怕麻烦，从来不去思考任何会引起麻烦的事情。正是它这样的行为，不经意间让和它生活在同一个谷仓里的动物朋友们陷入了被奴役的深渊。

一个具有忠贞品质的人，无论他多么才华横溢，在表现忠心时，也会显示出一定的天真。英国逻辑学家、语言理论工作者A·J·弗雷迪·艾耶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尽管他才华满腹，是一个对朋友忠诚的人，从不会背叛朋友，对他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品质，虽然这个品质不会让他在学术上获得任何荣誉。“弗雷迪对朋友忠贞不贰的友情总是非常单纯的，总是让我非常感动。”他牛津大学的同事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弗雷迪身上融合了世故精明和天真单纯，虽然有一点儿奇怪，但也具有无比的魅力，非常有吸引力。”你可能会在逻辑实证主义方面取得巨

大成就，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但对人忠诚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单纯、质朴的心。

相较而言，现在的我们期待着自己能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摆脱忠诚，尤其是不想和一些地位低的人纠缠不清，因为那可能会阻碍我们充分实现自己的梦想。伟大的艺术家应该向印象派三大巨匠之一的高更学习，学习他如何对待婚姻、家人和朋友的——如果有人威胁到自己，阻碍自己的艺术创作，让自己的艺术梦想无法实现，或者仅仅是给自己带来不便，这些人都是可以任意背叛的。批评家不会因为对家庭不负责，是一个差劲的父亲，就责备爵士史上最伟大的萨克斯乐手查理·帕克，人们反而会因此对他予以肯定，赞美他——人们期待这位艺术家为了艺术，毁掉他自己以及阻碍他艺术发展的一切事物。（这种想法在现代非常普遍——没有人告诉巴赫，要想实现他成为作曲家的伟大梦想，他就不可以照顾、关心他的几个孩子。）但是现在，无视忠诚这一最普通的个人道德品质已经被当做杰出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的标志。我们现在都相信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所说的“成功最大的敌人就是门厅里的婴儿车”。

如果忠诚真的如上面所言这么一无是处、愚不可及，而且还是人们获得成功的巨大障碍，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赞颂它呢？虽然，对于《动物庄园》里的拳击手来说，忠诚意味着不作为，但在奥威尔的神话故事中，它可能是唯一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角色了。忠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对他人所作的承诺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我们知道背叛会让人失去希望，而且是非常